

胡风传



梅志文集

(第三卷)



Meizhiwenji



梅志

胡风传

梅志文集

(第三卷)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志文集. 胡风传 / 晓风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227-03435-3

I. 梅… II. 晓… III. ①梅志—文集②胡风(1902~
1985)—传记 IV. I217. 2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028824 号

梅志文集·胡风传

晓风 编

项目策划 哈若蕙
项目统筹 哈若蕙 戎爱军
特约编审 罗 飞
责任编辑 谭立群 姚发国 戎爱军 史 芒
编 务 蔡文贵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660 千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435-3/I·895
定 价 160.00 元(总定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梅 志 (1914-2004)

原名屠珏华，江苏常州人，
优秀儿童文学作家。1932年
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44年
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曾协助胡风编辑文艺刊物《七月》

《希望》，协助胡风开展“希望社”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创作散文、小说、童话诗等，先后出版了长篇童话诗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及《小青蛙苦斗记》，反响极大。1955年起因胡风冤案，不仅失去了自由，更被迫停止了创作。1980年平反后，归队为中国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她创作热情高涨，重新执笔，除整理旧作，继续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梅志童话诗集》《听来的童话》外，又创作发表了大量情文并茂的回忆文章及散文等。已出版有长篇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散文集《花椒红了》《长情赞》《珍珠梅》及长篇传记《胡风传》等作品，感人至深，影响深广。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
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
在受难者们中间
我们的心正在滴血
滴在荆棘上
滴在沙尘里
当我的血快滴干了
我吸进了你的血温
我吸进了你的呼吸
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勇气

——胡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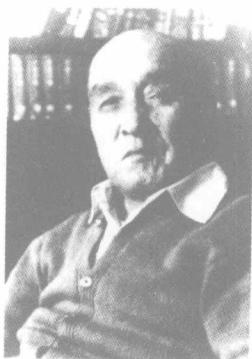
出版前言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梅志文集》，共四卷本、180万字。第一卷为《儿童文学卷》，包括童话长诗、儿歌、童话故事以及作者为各单行本所作的前言及后记等。第二卷为《回忆录》，收录了《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及《我与胡风》两大部分，主要是对1955年至1979年胡风案的回顾。第三卷为《胡风传》。第四卷为《散文小说卷》，收入了迄今所能收集到的作者全部散文及小说。

梅志先生是胡风先生相濡以沫的伴侣，自1934年两人结合后，她的一生就融入了胡风的生活中。同时，梅志先生亦是一位富有才华和智慧的女作家，20世纪30年代就享誉文坛。这部文集向人们展示了梅志先生作为一个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现代知识女性，为当代文学艺术所做的卓越贡献及其独有的价值。梅志先生不仅一生追随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先生，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而且她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的身份，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陈思和先生曾说过：“她（梅志先生）与胡风先生同命运共患难，成为胡风先生得以处变不惊、坚持真理的巨大的精神支柱。梅志先生的回忆录以及她所撰

写的《胡风传》，是在这种苦难中迸发出来的生命的火花，不但具有真实而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同时也真实地显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畏打击的铮铮铁骨和人文精神。这些文字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所绕不过去的历史文献和见证。”

就出版者而言，能够出版这样一部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在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学巨著，是十分难得的。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我与胡风》（2003年重版），给海内外学界留下深刻印象。《梅志文集》的出版运作，继续体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关注历史人文，面向未来的文化追求。出版《梅志文集》的意义，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有涉民族精神的现代醒悟与成熟。



目 录

梅志文集·胡风传



出版前言	/ 001
第一章	我从田间来 / 001
第二章	黏土的塑造 / 057
第三章	投入新天地 / 081
第四章	在漩涡中 / 098
第五章	在混沌中 / 129
第六章	求学日本 / 145
第七章	左联前后 / 176
第八章	抗战初在武汉 / 248
第九章	爬上重庆朝天门 / 287
第十章	战火中颠沛流离 / 320
第十一章	再返重庆 / 339
第十二章	复员回到上海 / 360
第十三章	时间开始了 / 383
第十四章	秦城十年 / 451
第十五章	生与死的搏斗 / 475
第十六章	最后的闪光 / 516
尾 声	/ 549
后 记	/ 554



第一章◎我从田间来

1902年11月1日，湖北蕲春县，一处背靠群山面向水波荡漾的湖面的小村庄，几座黄泥巴墙的小屋，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长年冲积成的湖岸上，人们叫它为“河下”。这天，正刮着突起的寒风，夹杂着乱瓦片的土道上，几乎不见行人，家家都关门闭户，守坐在屋里。

突然，路东的土屋里，传出了撕裂冷风的婴儿哭声。几乎是同时，从岸边的小船上走下来几个人，大声地朝小屋叫着：“济发啰，今天祠堂分谷子，快去挑啊！……”他们还没走到门口，里面便甩出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地震动了这被寒风笼罩的天穹。

人们马上意识到这家又添了一个男丁。那几个人只在门口说了声“恭喜了”，就又匆匆地走去通知别户人家了。

被青布蒙着的窗子，亮起了灯光，一时显得那样耀眼。母亲急忙用牙咬断了脐带（由于生了几个孩子都是得脐带风在月子里就夭折，后来他母亲用牙咬断脐带才留下了这个孩子），擦干净这血红一团的小身子，用自己的破旧衣将他严严实实地裹好，小心地放在里面的枕头边。这才舒了一口气，疲乏无力地躺了下来。请来照应她生产的堂妹将脚盆及脏物端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给她端进来一碗浓浓的红糖水。她想不到，里面还卧着两个白花花的鸡蛋呢！她端碗的手颤抖着，脸上绽出了一丝笑容。她知道，这是丈夫对她又生了一个儿子的嘉奖。

洗三朝的那天，孩子洪亮的哭叫声，引得父亲走进了月母子（产妇）的房间。这位一向严峻的家主，那时是四十不到，已有两儿一女。他进这屋是很出人意外的，连正在帮忙的小姨子都吃惊地望望他，然后赶快退了出去。他笑嘻嘻地走到床头，望了孩子一眼，“唔，天庭饱满，好大的额头。会很壮实的。出生在我家，就得经得起摔打。看来他的命还不错，不会饿饭。你想，他一下地就分到一份祖

谷，一份口粮啊！我看，就叫他谷儿吧！”

这孩子，二十年后名叫张光人，三十年后名叫胡风。虽然他父亲认定了他不会饿饭，但谁能想到他最需要的是比谷子更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因而，使他后来遭到了比饿饭更难于忍受的灾难！

他出生的地方，完整的叫法应该是蕲春县赤东湖畔中窑。据说是几十年前，有几个烧窑的师傅看上了这湖边的泥土，又细又绵软，还有黏性，就选中这里建起了窑炉，烧出了一炉炉的坛坛罐罐，后来发展到能烧特大的五连缸和精巧的泡菜坛、手提烘笼。那大泡菜坛、咸菜罐、各种盆盆罐罐，更是应有尽有。中窑因此成了附近各县窑货商订货的地方，一进夏季，来订货的客人络绎不绝，形成了中窑商品市场，一些辅助行业也就应运而生兴旺起来了。

中窑按地理环境分成两部分，沿湖的居民地带叫河下，背后的山坡地叫窑上。虽然做土坯是在河下湖边，但烧窑的窑炉一律建在坡上，窑主和窑工也就住在坡上，并且多半是方姓，有十几户。河下也有十来户，除张姓外还有杂姓。他们多半是为窑业服务的，有做小买卖的，有驾船跑武穴、九江运货的，也有贩卖窑货的。不知是谷儿的曾祖还是祖父，在老家下石潭无法谋生，看中了这正在兴旺的中窑便迁来此地。起先是做小买卖，并租点附近地主的田种，安下了家。后来，他的兄弟和堂兄弟也来了，有的在恒丰堤黑壳儿墩开小铺，有的驾船，有的种田。

谷儿的祖父共有五个男儿，三个女儿。大儿子张翊泰又名张济发，就是谷儿的父亲。二儿娶妻后搬到竹瓦店附近的三家店去了。三儿外出当了清兵，四儿流浪在外边，只有五儿（细儿）母亲最疼爱他，在附近的一个县里当上了一名衙役，有时回家看看，穿着一领长布衫，装模作样地，很使他大哥不快。但母亲却夸他有出息，不用种田，不必挑担，吃好穿好，将来时运来了还可能混个小官呢。母亲是家里的能干主妇，家里的事多半由她做主。她早早地就为大儿找了一个寒门媳妇（童养媳），又为三儿找了一个，同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给了人家做寒门媳妇，只有细姑（小女儿）舍不得，才嫁给下窑一家窑户。

到谷儿出生时，只有大房（谷儿家）和三房住在中窑河下了。三儿当了几年兵只带回一把大刀，成亲后几年就死了，留下两个儿子和这把大刀。

母亲夸细儿的话是不公道的，她忘了大儿还不到十岁时父亲就死了，他就要和母亲一起担负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母亲很精明能干，父亲在世时她都是一家



的主宰者，父亲言语不多只知下地劳动和做苦力赚钱，养活这一大家。最后还是由于劳累过度得了病病，又无钱医治，没多久就死了。家里失去这重要的劳动力，一下子就弄得揭不开锅，五六张小嘴要吃的。

这时作为老大的张济发就被母亲打发外出谋生，先当半工放牛仔，赚口饭吃。后又随做屠夫的堂叔打下手，到处奔跑，有时在码头挑脚卖力，小铺里当杂工，赚点钱就设法往家送。谷儿的父亲是在挨打挨饿中度过他幼年的。家里有严厉的母亲，钱拿回来少要打他的，在外面稍不小心又会挨地主、老板甚至同伴的打，他就在被打和反抗中长大。由此他养成了坚强的性格，并且一心想争气，将来能出人头地地生活。他慢慢地积了点钱自己做小买卖。这时有人设下圈套，拉他去吃喝嫖赌，他都抵抗住了。相反的，他倒偷偷地学了手艺，还学会打算盘和识字。直到二十大几了，家里弟弟们也大都能出去赚钱，生活已不至于吃了上顿操心下顿，这时母亲才想到为他完婚。

谷儿的父亲和比他小几岁的媳妇圆了房，当天就与母亲分开过了。母亲给了他们一张木板床、一桌一椅和两升谷子。三天之后，新郎就出门去挑脚、做买卖，谷儿的母亲还得向邻居借粮吃呢。好在她从小就能吃苦能劳动，还能忍受，对一切都毫无怨言。后来，他们做豆腐卖，将豆渣喂猪，家里才勉强不挨饿了。

谷儿（胡风）后来在《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篇《光荣赞》里有整整一长段对母亲的赞颂：

我的母亲

一个没有娘的小孤女

穷得没有一寸土的外祖父

把她送给我家做了寒门媳妇

（我们那里是这样叫童养媳的）

父亲也是一个无父的儿子

依靠他做屠户的叔父过活

夫妇被赶了出来的那一年

在一间砖房子里结了婚

当天，母亲不得不含羞地向邻居借米

.....

谷儿来到这家时，不但不会饿饭，生活也已开始富裕了。他父亲早已不挑脚，不做豆腐卖了。先是做水脚生意，就是到外码头看准了货买回来卖，粮食、杂物、窑货等等，都卖。小本经营，本钱有时向大户财主借。他不管赚钱或蚀本，到时总是本利归还。于是，他做出了信用，做出了名声，生意也就越做越大。到谷儿出生时，他已经不必向人借钱，也不用亲自跑码头了，而是在家收购窑货或是去别处收购粮食。一家六口，大哥十六七岁，二哥十四五岁，姐姐也有五六岁了。给姐姐取名友娣，就是希望她能有个弟弟。所以，他的到来正是在他们盼望

再有个儿的时候，他受到了一家人的宠爱。大哥尤其喜欢他，只要空下来，就要抱抱他。他长得很健壮，幸福地在母亲怀抱里吮吸着乳汁。母亲甚至在操持家务时，还要一手抱着他，一手干活。他就这么欢蹦乱跳顺心如意地在母亲身旁度过了两年婴儿的生活。

第三年，母亲又生了个男孩，这同样给张济发带来了喜悦。他给孩子取名“仓儿”。他对家人说，“有了谷子还得有仓囤起来，这仓儿的命看来比谷儿好。谷儿还得自己去挑谷，仓儿只要将挑回来的谷囤起来，多好的命！”

相比之下，仓儿的命是比谷儿好。自从生下仓儿后，谷儿就很难得到母亲的照应，把他交给比他大四五岁的姐姐带了。姐姐很喜欢他，总是背着他、抱着他。他却更喜欢在地上独自跌跌撞撞地走，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慢慢地，他能自己走到门外去玩了。这时，姐姐常把他抱回来，要他坐在身边，看她学做鞋、绣花。有一次，姐姐说：“这鞋是做给你过年穿的，你看你的脚长得多快呀，脚上的鞋已经小了，脚趾都要跑出来要饭吃了。我给你鞋上绣朵牡丹花。”他不愿要这种大红大绿的花。姐姐说：“那就绣个蝴蝶吧，让你好满天飞！”



胡风父亲张翊泰。

一天，谷儿听到门外有摇手鼓的声音，是货郎担来了。谷儿喊了一声“姐，



快出去看……”就夹着烘笼往外飞跑。只见许多人都围着货郎担，有的要买针线，有的要给小儿子买顶花帽，有的要买梳子……这些妇女手头只几个零用钱，计算着买什么好，看看放放拿不定主意。谷儿挤了进去，看到隔壁的堂姐手里拿着一个圆的放光放亮的小镜子，就凑过去想看个仔细。“走远点，细伢！”他不听，仍将头凑过去。“看嘛，你买嘛！”堂姐把镜子向他面前一塞，“打烂了你赔啊！”他吓得后退了。姐在一旁看见就气嘟嘟地叫他回去，他只当没听见仍在那里挤着。这时，货郎要到窑上去了，他跟着一群孩子一窝蜂似的朝窑上跑。

他只穿了两条粗布裤，虽然里面那条补丁垒补丁已成了夹裤，但被冷风一吹，屁股和脚杆还是冷得很。他将烘笼夹在胯裆，谁知大家都想快跑，他终于被一个大孩子撞倒了。烘笼倒在他胯间，被风一吹，那火炭红旺了起来，烧得他起蹦起跳地扑打着、叫着，最后，疼得站不住倒在了地上。幸好他的叫声被在灶屋里做面食的大哥听到了，赶快跑了出来。看到他的裤子还在起火，大哥一把扯掉裤子，将他抱在怀里往家飞跑。大哥一面跑着，一面低声说：“伢儿哟，怎么烧成了这样……”眼泪不停地落在谷儿的腿上。谷儿感到凉凉的，舒服多了。回家仔细一看，两股之间已被烧得起了大火泡，谷儿闭着眼躺着，动也不能动了。

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大家都说，如果火毒攻心，是会要命的。他妈更是急得不得了，“儿哟，儿哟”地叫着，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说涂点香油去火，也有人说熬绿豆汤喝了去心火。她就急忙颠着小脚去找香油，又命令女儿去煮绿豆汤。谷儿疼得“娘哟，娘哟”地叫唤着。

等到大哥从外面找了烫伤药回来，谷儿已疼得昏迷过去了。为他搽药时，他才睁开眼，说：“好凉快啊，在火烧火燎的地方多搽点，真舒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醒来时，看到母亲还在床边坐着，拉住她的手不放，感到妈仍像小时候一样地爱他，真想一头扎在妈怀里撒撒娇。但他看到妈打了一个哈欠，就赶快说：“我不痛了，好多了，你老去睡吧！”妈为他塞好被子，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这才回去睡觉。

这烧伤处最终还是溃烂了，不过还好，烂得不厉害，人们都说是因为大哥讨来的烧伤药管用。在床上躺了十多天谷儿就能下地了，但两腿间的伤口还未全好，要走路就得叉着腿，有时碰着还很痛。他刚能下地时，家人要他给灶王爷烧香叩头。妈嘴里不停地学说：“谢谢你老人家保佑，他逃过了这场大灾大难。”

打那以后，姐姐就常喊着他，不让他往外乱跑，要他坐在她身边，看她做鞋、剪花样。其实，他更喜欢到菜园前面的湖边看窑工们踩泥、做坯。只见他们拍拍

打打，一个个油光放亮的坛坛罐罐就立在架上了。他自己也挖了一坨泥巴回家学着做一个碗或别的什么东西，父亲看见了，总是很生气地拿起来摔到门外，说：“我们家不同窑工争饭吃”。这使他的小心灵很感难过，只得偷偷地做。堂兄做了一个水牛，肚子里能装水，烧好后水还能从嘴里吐出。堂兄说，这个牛可用来写字时向墨盘里加水。谷儿学着做，却怎么也做不成，既不像牛，水也装不进去，更不要说从嘴里往外吐水了。堂兄说他手笨，做不成细巧东西。他也相信自己的手不巧，气得从此不愿动手做任何玩意儿了。

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在这方面却比他强。弟弟从会走路时起，就老跟在母亲的身后，帮忙拿点什么，做点什么，总能得到大人的夸奖。同时，母亲一揭饭锅他就来了，那香脆的锅巴多半就归了他。父亲回家，也总是他第一个看见，他飞快地跑去点着纸煤，将铜烟袋双手捧给父亲。父亲总是微微一笑接了过去。这些事，谷儿一样也做不来，也不愿抢着做。因此，显得谷儿是眼笨手笨，不是机灵的伢儿。只有姐姐夸他心灵，记性好。但这时，姐姐的脚早已被母亲用布缠得下不了地，再也不能带他出去玩了。

谷儿八岁那年，一场大病使他几乎被死神攫去。他躺在小竹床上昏迷不醒，大哥都准备为他钉棺材了，他总算醒过来了。

那年月，民间为了防止天花传染，都为孩子们做吹花接种的疗法，就是将天花痘疤粉用一根鹅毛管向小孩鼻孔中吹过去。也许是这个吹花师傅吹多了粉还是别的原因，谷儿没能像他大哥二哥那样地平安度过，而是从第三天起开始发高烧，后来全身长满了红红的水泡，后来又溃烂流黄水，并且高烧一直不退，好几天粒米未进，只是哼哼叫唤。母亲去娘娘庙烧香许愿求了仙方回来，也不见退烧。大哥看到谷儿的脸蛋烧得通红，还肿得透明，感到很不好，就对爹说：“请个先生来看看吧！”爹却说：“你们两个不是都出得很好吗？他会顶住的。”最后，他昏迷过去一直不醒，这才去请专治痘科的先生来。诊后说是痘毒攻心：“主要是用粉太多，又没吃去火的药。幸好他身体底子好，要不早没了！我用除毒解热的药试试看，好了是你家的造化。”

谷儿似乎觉得自己落在灶肚里，外面有柴火在烧着，他想喊“不要加柴，不要加柴！”但喊不出声，火可越烧越大，他感到全身火燎火辣的。他呼叫，他挣扎，后来，他似乎是落在灶洞里，那里漆黑一片，但却凉快了。他想，就这么睡着吧。后来，感到有种凉幽幽的东西灌进嘴里，身上也感到了清凉，他慢慢睁开



眼，叫了一声“娘哟”，本来还想问：“我怎么会躺在灶肚里？”但他还是说不出声来，又重新沉沉地睡着了。昏迷两天后，药吃了下去，第二天烧就退了，第三天就看着痘疤的红盘隐隐地在收水了。他才完全清醒了过来，轻声地叫着“娘哟”。在床边守着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心里都感到一块石头落地了，说不出的高兴。父亲说：“这伢儿总算拉回了这条命！”母亲说：“这还是祖宗保佑，菩萨保佑啊！”

谷儿在床上躺了十多天，能吃东西了，他就想下地走走，但人又虚得站不住。这场病使他大伤元气，瘦得成了皮包骨，并且脸上留下了一点一点的痘疤。好在他年纪小，还不知道难过。别人见了同情地说：“多好的一个伢，可破了相成了麻子。”家里人总说：“要不破相，就早见阎王了。”幸好，他长大后脸上的痘疤基本平复，只在鼻翼两旁留下了几颗深深的痘疤痕。

他慢慢地好起来。后来，能够一个人在屋檐下湖边跑着玩了，看地上的蚂蚁，看湖里的游鱼和天空的彩云。那变幻无常的景象常常使他忘了回家吃饭。有时，在外面被父亲遇见了，多半向他鼓上一眼，说一句“真是闲得没事干了！”有一次，父亲终于当着家里人说了：“我看，谷儿的身体也复原了，不能总这样地游游荡荡，我像他这个年纪早都帮家里干活了，名山（大哥）、水儿（二哥）在那年纪，家里都是烧他们捡回来的柴。我看，还是让他做点正经事才好。”于是，决定让他跟着堂兄们上山去捡柴。母亲给了他一个鸳鸯兜，用根布带将他的衣服扎好，不住地嘱咐着：“不要和人打架，不要争抢……”他这时已经等不及了，飞快地追着堂兄们跑了。回头看见母亲仍在后门口望着，这才大声地回答：“我会捡好多好多柴回来的……”

这捡柴的地方在从窑上走去不远处高低起伏的小山坡上，那里有一片松林，走到深处还能见到一座座坟墓，有的是石砖砌的，很高很大，有的只是一个土堆。一切都是谷儿从没见过过的。谷儿住的河下，只在门前有几棵柳树，还是歪脖的。因为，涨水时，树根旁的泥土大半被冲走，树虽没有完全倒下，但已成了半躺式的歪脖柳。再就是，屋左边拿篱笆圈了一块空地，母亲在那里种了些葱蒜，到春天再种上几棵丝瓜、豆角什么的。像样的树和农作物，谷儿还从来没见过。

由于没有树，所以也就没有鸟来，连麻雀也只在冬天找不到吃食时才在屋檐下跳跃，一到开春就飞走去捉虫、偷谷子吃了。谷儿头一天进山就闹了个笑话。他们刚走到山上，忽然天上飞过几个鸟，“呱呱”地叫着，堂兄他们用石头掷去，叫道：“飞远点，鬼老鸦！”谷儿说：“这不是黑鸡娃吗？你们为什么打它？”“连老鸦都不认得！哈哈……”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没敢再开口。他倒是听说过老

鸦，也听到过老鸦叫，只是每回等他赶出来看时老鸦早飞走了。他知道家里人都不喜欢老鸦，喜欢喜鹊，但他长到七八岁了，还真没有这样近地看见过它。

他第一天到山上捡柴，不但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树，还见到各种各样的鸟和虫，他喜欢得不知怎么才好，就在松树下坟堆间又跑又跳。他看到什么都稀奇，都往鸳兜里捡。后来，他们就用松球当石子互相打起仗来了。等到要回家时，他才发现兜里空了，又赶紧飞快地在地上捡，无论如何，总要把鸳兜装得满满的，因为他知道母亲早已在后门口等他了。

母亲看到他捡了这么多柴，就高兴地说：“我儿长大了，会帮娘捡柴火了。”他把松球倒在灶门口，陪母亲坐在一起，看着他捡回的松枝松球在灶膛里发出闪闪的红光，一会儿又“哄哄”地响了起来，还传来一阵阵好闻的松香味。他不由得扑到母亲怀里说：“娘哟，二天我要捡更多更多……”母亲用粗糙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娘儿俩就这样高兴地坐在灶门口加柴做饭。他尝到了劳动的乐趣。

一天，母亲同他说：“谷儿，今天是大寒吧？”谷儿不知道，回答不出。

母亲说：“好像是大寒。天气好，你捡了这多柴，寒婆婆一定也捡了不少，这个冬天恐怕会冷了。”

谷儿奇怪地问：“为什么？”

“因为寒婆婆是很穷很穷的老人，她靠捡柴过日子。如果大寒这天天晴，她捡到了柴，这一冬就不出来，在家烧火，这样，天气就冷。如果这天是雨天，她捡不到柴，她就一冬都要出门捡柴，天老爷可怜她，天气就会暖和些。”

“真的？”

“都这么说。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寒婆婆能在大寒日捡到柴，让她一冬都能在家烤火。不要冻着穷婆婆，是不是？”

“是呀，我也不愿她挨冻，真可怜！”

“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伢。我们应该怜惜穷人，我们家早先也穷得很呢。”

谷儿因此想起，只要有讨口的来到家门口，母亲总要给点吃的，不是给一碗饭，就是给一碗米，从来不让他们空手的。

春末夏初的黄梅雨季，使得谷儿哪里也不能去。姐姐剪的纸花纸人早已玩厌，那几首儿歌更是背得烂熟没有趣味了。这时，唯一使他高兴的事就是跟在大哥屁股后面打转转，看大哥揉面炸饅子。他不像仓儿那样只想偷着吃上几根，而是盼着大哥叫他端着簸箕一起荡船到黑壳儿墩去。那里是另一个天下。他可以在宽宽



的恒丰堤上跑，也可以在小铺门口望望那些糕饼和糖球，这些都是孩子们十分喜爱但又很难得到的东西。恒丰堤比中窑热闹多了，那里住了十来户人家。堤外的大河上，夏天常停有好几艘大船，大哥常常做了豆腐叫着他一起送到大船上。那时他就分外高兴。

但这年老是下雨，人们说大江（长江）在涨水。不久，恒丰堤外的水也涨高了。父亲和大哥常到堤上去，那里有一处恒丰堤公屋，还有公产，一直由湖对面的方家掌管。公屋里供的有神（龙王或是什么水神），大家就去向他许愿烧香上供。大哥二哥还帮忙挑泥加固堤岸。但堤外的水仍在不停地涨，快与堤岸相平了。

住在河下的人家都着了慌。父亲向窑上的窑主家借了一间屋，吩咐将粮食衣物等先搬过去，晚上又要母亲带着女儿和两个小伢住在那里。家里一片混乱和不安。人们传说神主身上在出汗，水可能还要涨，又说，在公屋房后发现一条黄金蛇，那是水神显灵。大家朝它叩头祷告，用香火爆竹送它，希望它保佑大家，大水能退走。不久，它不见了，大家高兴地说，神去帮忙退水了。但是，老天爷终于还是没有服从人的愿望，水还是不断地在涨，最后将恒丰堤冲破了一个口子，大水漫过堤岸向里湖直灌，谷儿家门前的水眼看着一步一步地向上升。母亲带着谷儿他们焦急地在窑上听着轰鸣的水声，母亲口里不停地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父亲和两个哥哥先是把东西往上搬，后来就坐在屋顶上看着水涨，也束手无策了。总算在天快亮时，风转了向，水也就停止了涨。父子三人高兴地大叫着从屋顶溜了下来，只见满屋都是水，有的泥墙虽出现了口子，但还不至于塌屋。大哥说只要用泥糊一糊，没多大问题。父亲可陷入了沉思。

本来，他家打算明后年翻盖新房，青砖和木料都在陆续买下。这一来，父亲便决定提前盖新房了。他将三间正房拆掉，将它的梁和瓦用在别处。新房正房就一律用青砖和新梁新瓦了。后来砖不够了，只能砌二尺来高，上面仍用土墙，但一色刷上白灰，成了河下唯一的一排白粉墙的大屋。

新房的后面接盖了两间房，由于向后山伸入了两尺，这样，正房就有了比较大的前后房。新接的两间给大哥当面房，安了一盘磨，自己买麦子，从磨粉到做油挂面，从炸裸子到蒸糖包，一个很齐全的小作坊就完成了。后来又买了一头小黄牛拉磨，又请了个小帮工。家里的经济基础日趋稳定。

同时，父亲又出去做了几次买卖，贩回了几船粮食。有的就借给窑上的窑主家，说好明年还钱或说定还窑货。那就是由窑主为债主烧一炉窑，好坏不负责，出窑后债即两清。看上去这样很合算，因为一炉窑货的价值很可观，但这样做要